



公孫龍子卷上



顛三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

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眾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

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巧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輩時君之

有悟而正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

名實焉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

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

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

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馬馬體不殊黃白

一乃故異彼此相推是非混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

輩當作冀

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王失弓因以利楚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唯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馬眾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感應矣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

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一曲士求於教不能博通則安其所習毀所不悟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為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

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意之所思，未至大道。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既言齊國失政，其由不說王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

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為臣也。不以為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為臣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顧法則國無政，故聖陪十黃帝不能救其亂也。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之善惡類能而任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故舉白馬，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以混舉白馬，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

而不可以應衆馬
衍不字

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用，形皆材用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形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如凡物親者少，疎者多，故離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衆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疎於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曰以馬之有色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

為未與白為馬
上為字係馬
字之為

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色為非，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己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則非與馬二物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曰為未與白為馬，白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為非馬也。曰為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賓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為類，白不自與白為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為類，白不自與白為類，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強用可，主賓難也。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為有馬者，則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既有白馬，而黃馬為

不得為白馬則黃馬為非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
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
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強以衆
為形飛者入池之謂也棺槨之相待猶唇齒之相依而取白棄黃棺槨
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
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勒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
外叛棺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
獨輔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甚矣
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
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
馬馬也柏連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
故忘色以求馬象馬皆應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
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
非白也白定安在馬者為白乎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
應直云馬者是於聖人淡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洽而

不理無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
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
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私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
乎所私獨應命物適足增禍不能靜亂也
曰白馬非馬非有能去者無去於色則色之與馬
猶存矣故曰在人私親而皆疎則疎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
獨存矣故曰在人私親而皆疎則疎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
於胃中而靈鑿有餘燭萬象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
無親在疎而無疎雖不取於親疎亦不捨於親疎所以四海親而
共貫也

公孫龍子卷中

趙人公孫龍著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者我殊能莫非此相推是是非混一非指相指

指故曰而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皆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

非物下若無是非相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非指者天下而物可

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而物莫指也者

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

之所無未可天下無一物而天下無指而物不

可謂指也適所以天謂之是是非故無是非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

譬如火殊性各適其用既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之

也指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無

非乎亦無是非
也故曰非有非
非指也物莫非指
而無是非故曰物莫
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物各有其實而各有
指者而指非指也
之指是兼不為指物
不為指之無不為指
指者天下之所兼此
不可謂無指也
謂無指即此萬物無
無非指故曰非有非
莫非之內乃得無是
是非之內乃得無是
者非為指故非指也
與物為指故非指也
誰徑謂指矣誰謂指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
非有非指也物莫非指也
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
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
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
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

天下有指無物
天下無指者物
天下無指者物
天下無指者物
天下無指者物
天下無指者物
天下無指者物

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
故非指乎明且夫指固自為非指
本非指也且夫指固自為非指
則指自為非指何能與物為指乎
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恬淡
也一物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
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
道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
也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
分左以為二明一曰左與右
無為二之道也曰左與右可
非不變可乎曰可
與可謂變乎曰可
以一物化為他類故舉右曰
以明一變而不可改右曰變
變何謂不得一變為二乎

如白與馬為二物
左右合一為二
不可合一為二
不可合一為二
不可合一為二
不可合一為二
不可合一為二
不可合一為二
不可合一為二

曰右有
曰右有
曰右有
曰右有
曰右有
曰右有
曰右有
曰右有

半白類牛而為牛
去注
白字疑自字誤

鯤化為鵬，一物化為一物，如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右移於左，終是向者之右。如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右移於左，終是向者之右。如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

右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物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成一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合謂牛。合羊非雞，位變為他物，如左右易之，馬故二物不可為一明矣。牛合羊非雞，位變為他物，如左右易人非雞也。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牛之非羊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牛之無齒，不為不足，為有餘矣。以羊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然羊之有齒，不為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比於羊，固不足矣。以牛之不足，而謂之非牛者，亦未可也。是皆稟之天然，各足於其分，而俱適矣。故牛白類牛，而為牛；羊自類羊，而為羊也。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猶之其所以俱有角者，天然也，而羊牛類異，不可相為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

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非馬也。豈唯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矣。羊一也，不可以為二矣。牛一也，不可以為二矣。則一羊一牛并之而二，不可以為三矣。故無馬而後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以羊牛為類，則二可以為三，故無馬而後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以羊牛為類，則二可以為三，故無馬而後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以羊牛為類，則二可以為三，故無馬而後可也。

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君臣易職而變，亂曰：牛合羊者，變文以見左右移位。以明足而不數其足，則似各一足而已。然而歷數其足，則牛羊各四，而雞二，并前所謂一足，則牛羊各五足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雞異矣。故曰：非雞也。非牛者，雞以為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非雞而牛羊之中無雞，故非雞也。

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舉。馬以譬正，雞以喻亂，故等馬之材，而雞不材，其為非類審矣。故人君舉是曰：他辯，曰：青以白，不材而與有材者並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前以羊牛辯，左右共成一體，而羊牛各

也。夫青不與白為青，而白下與青為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鄰也。東西未始不害其方者，反而不相接，而相接不相害，故曰不相鄰也。東西正相反而相，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驪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相，其方也。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青白各靜其所居，一而謂之青，不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辯，猶不可謂無黃也。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雖無於黃，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各正其夫所舉，則國強而君壽矣。而且青喻臣黃以喻國，故君臣各正其所舉，則國強而君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命雜君道也。青君道也。青則君不勝矣。故曰而白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久矣。而白不勝為青所驪，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謂也。青染於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道亂也。君不正道之所，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以亂由君不正舉也。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夫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

白之謂也。潔白之質，而為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為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明也者，白爭而明也。青爭白明，俗謂其色碧也。曰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之材，其亦類矣。故寧取於黃，以碧其雞也。其與暴乎。碧不正是禽，故相與為類。暴類於馬，馬喻中正也。碧其雞也。其與暴乎。碧不正是禽，故相與為類。暴之青而白勝，亂。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則政上下昏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命實者，也。實者應明名者也。夫兩儀之大，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官庶府，卑高等列，器用資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舉而不失，則地不天，成尊卑以序，無為而業，廣不言而教行。若夫名乖於實，則實不名，應卑以上，慢下，暴昏，錯故曰驪色章焉。驪不當也。名實之爭，明不當，則無以外反，正道之喪也。實

公孫龍子卷下

趙人 公孫龍 著

堅白論第五

人自視石自當作目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舉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堅也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人自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名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

無之石猶此石堅白共體不可謂之無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

何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

非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

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

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可知天下無石不可天下無有衆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石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

天下無石皆作無白

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
天下無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知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
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眾物之形皆可知於一體未
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觸之
中不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兼三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
得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三目能見物而不見堅則堅藏
乎言不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矣手能知物而不見於白則
可也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非實觸但得其二實藏也彼皆曰其白也
自藏非有物藏之義非實觸但得其二實藏也彼皆曰其白也
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盈滿也其白必滿於
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曰得其白得其
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矣奈何謂之自藏也曰得其白得其
堅見與不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
名各有實故得白石者自有白之實得堅名者亦有堅之實也
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
故曰見與不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也與不知亦離矣於石一也堅與
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與不知亦離矣於石一也堅與
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曰公孫龍與亂孔曰石之白石之堅
穿對辭於趙平原家藏三耳蓋以此為篇辯曰石之白石之堅
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有實然是石之自

故之曰衍之字

白離於乎手字疑當作手

乎自當作手自

白也堅雖自有實然是石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為三見與
不見共為體其堅白廣修皆與石均而相滿豈非舉三名而合
於一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
乎甚石也萬物通有白是不定於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定安能
獨於與石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
同體乎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
乎然其無已賓難主云因循於石知萬物亦與堅同體故曰循
也非有於石則所取於白矣言必賴於石然後以見白也此三
物者相因乃一體故之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
則萬物之與堅固然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
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
故孰謂之不離以目視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
藏於目而目不堅誰謂堅不藏乎白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
離於乎不知於白誰謂白不離乎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
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
乎離目不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在各異故曰其異任也目有
乎離自不能見於堅不可以手代目之見堅乎自不能知於白

夫注故曰惡能自拘乎
自白當作白
白故不能白白當作
自白

亦不可不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曰堅未與石為堅而
也堅白相城不相離安得謂之離不相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
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
堅藏物堅者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為堅而堅
堅而堅必堅也亦不與萬物為堅而固當自為堅故曰未與物為
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為無堅故此獨立之堅而白固不能自白惡
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
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世無獨立之堅乎亦
白故不能白白者必不能自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惡能自
物乎若使白者必不能自白則亦不待白於物而自白矣豈堅白
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色既
不能自為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顯其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
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
堅白之反覆相見則堅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離者豈有
物使之離乎莫不因其是也天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果謂果決也若
然而自離矣故曰力與知而離於堅白者且猶白以目以火見
果決之自離矣故曰力與知而離於堅白者且猶白以目以火見
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人謂目能見也

物而目以因火不見是目不能見由火則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
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矣然則得見矣火目猶且猶且不能為
精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目乃得見矣矣推尋見者竟不得其實
也則不知而見者誰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
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得手其知則其所
知者彌復不矣知矣所而耳目殊能百骸異通千變萬化神斯主
主而心之精爽也然而耳目殊能百骸異通千變萬化神斯主
馬而但因其目之所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
操而手步又於一物之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况六合
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况六合
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斯離不相知而况六合
各趨變不相須也即物而須故不假彼以成此不相離不相知而况六合
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須故不假彼以成此不相離不相知而况六合
彼物而冥天故物皆得性名實不存也則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物以物其所物而
不過焉實也從中外職國皆無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
職國當作職司

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充實器用之小大衆萬之卑

尊卑有序出其所位非位於上或濫於下皆非其位其所以其所正

焉正也亦異數合靜其信而不僭濫故謂正也

其所不正疑其所正以不正亂於正則衆皆疑之

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

矣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辭也實正矣其必也

皆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命

其名不當於彼故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此謂不行

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為當者彌不

其命之不當故羣物不應勢其命矣以不當也

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其謂

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於彼此則唯乎其謂

眉批故字疑故字為

故彼放彼衍下故字

以當則天故彼故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名止於此實彼

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

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故衆政之與實賞刑名當其實乃善

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

物為辯以敷王道之至大者不可以夫王道之所謂大者莫大於正

名實也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名號器實聖人之

所重慎之者名非物也而於物無名則無教者實於事物以

成教者失名非物也而於物無名則無教者實於事物以

名無物則教大行實功大舉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故名當

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故名當

而慎其施行者也

公孫龍子卷下

右公孫龍子三卷凡六篇從道藏顛字三號錄出漢藝文志十四篇隋志羣書治要意林皆無此書唐志三卷又一卷陳嗣古注又一卷賈大隱注今此本陳注邢賈注邢不可攷也龍為堅白之辨頗惑當時之聽故孟子書中亦有白雪白玉白馬白人等說陳振孫以為淺陋迂僻未免過詆世所通行有前明餘眇閣本十二子本諸子彙函本唯道藏為最善嘉慶壬戌歲十月烏程嚴可均跋

尹文子序

山陽仲長氏撰定

顛四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為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為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尹文子卷上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
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
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
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
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
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
扶問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
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
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
窮則微吉吊終微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

齊俗之法意林作齊等之法
凡用墨筆者並據意林校補

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為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勢使羣下得為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

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魚巾切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之或盡也使善惡之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為親疎名善惡為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虛到切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

用硃筆者並據羣書
治要改正

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也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為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辯其名分名宜屬彼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捨音捨徵好臙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臙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

君子不言
君子不為
並長短
經學政

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丁浪切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者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濡墨是非之辯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加浪切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

夫獨行之賢 長短經軍政

亂之所由生也 長短經軍政

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在 制之有道故也 長短經通變

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工倕音垂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扶問切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蒲眠切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

意林御覽四百三十二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辯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

用與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也 長短經通變

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求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為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質涉切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

食不重肉 脫粟之飯書抄二百

文公儉以矯之御覽八

無幾時國人皆御覽六百八十九

因食脫粟之飯御覽八百五十九

路逢怒蛙下車而揖御覽五百四十三

路逢怒蛙迴車避之後戰民皆

不避湯火遂滅吳北堂書鈔一百十六

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
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忤文義於衆
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為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費用必同此俗
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
許浩衣紫闔境不鬻異彩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
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為法以矯之物苟溢必
立制以檢之累切偽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為治矣昔晉國告
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
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
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
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
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

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
在貧賤雖仁賢雖仁賢三不患物
不疏已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乎
不肖與仁賢也文選任昉為蕭揚州薦士表注

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續於賢愚不係
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也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
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
雖不肖不愚物不疏音疎已親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
吾亦不敢據以為天理以為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
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
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
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
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料
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
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
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

齊宣王好射御覽三百八十九

所用弓不過三石御覽三百八十九

此不下九石御覽三百八十九

年過四十國無敢聘者衛有鮒夫失時冒娶之御覽三百八十一

有路人問何鳥也藝文類聚九十九

鳳皇也藝文類聚九十九御覽九百十七

請買千金藝文類聚九十九御覽九百十七

其金惟恨藝文御覽

王感其貴買欲獻於己御覽六百三十六

不知其為玉也藝文類聚八十三文選魏文帝與鍾大令書注

猶豫以歸藝文類聚八十三

廉上文選東京王明照藝文八十三賦注御覽八百五

取之以獻藝文類聚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

五城之都即可一觀文選注上大夫之祿藝文御覽文選魏文帝與鍾大令書注

世之聞此仁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為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音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鮒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千金弗與請加倍

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音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普復以告隣人曰此怪之徵也市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隣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

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為我用則
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
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
塢宏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
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
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
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
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為相
晉文公為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
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
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
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己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
有也

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得非也居則物
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
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
有法而不能行則亂有法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
有也

行敬謹長短經反經

生乖分長短經反經

尹文子卷下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

疏強宗 長短經理亂引

私政行 長短經理亂引

支庶繁息 長短經理亂

上不能勝其下 長短經理亂

嶮易 長短經理亂引

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
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
年長多媵以證切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
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
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
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
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
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
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
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
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
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

而誅少

失照切

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

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

牛據切

汝其故人有惡者五

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
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
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
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誅也是
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
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
愠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
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
靡不入也夫佞辯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
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

世俗之人聞譽則悅聞毀則戚此
眾人之情有同己則喜異己
則怒此人之大情故使大善為
譽者也善順從者人言是亦
是之人言非亦非之從人之所愛
隨人之所憎故明君雖能納正
直未必能親正直雖能遠佞人
未必能疎佞人故舜禹以能不
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語曰辨
佞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
察乎

民不畏死 死字諺為砲

研筆肩批第三行倭大字疑作人

聞己之美也善能揚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
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
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
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
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
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
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
曰民不畏砲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
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
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
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
以致此乎彭蒙在則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

田子曰人皆自為而不能為人
故君大者之使人使其自為用
而不使為我用魏下先生曰
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
臣求不私愛於己求顯忠於
己而居官者必能臨陣者必
勇祿賞之所勸名法之所齊
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語
曰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
者不可與入難處上者所宜
慎者也尹文子見宣王宣王
不言而歎尹文子曰何歎王
曰吾歎國中寡賢尹文子曰
國中悉賢誰處王下誰為王
使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
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
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
子曰不然有不肖故王尊於
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
有上下也意材藝文類聚二十
御覽四百二

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
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已非禮也已能出理
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
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
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
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
之幾殪一計康衢長者字僮曰善博音博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
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
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
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
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
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

善博藝文類聚
九十四
問之以實對
藝文類聚
九十四
周人乃懷璞
鄭賈曰欲買璞
乎藝文類聚
八十三
御覽九百一

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力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筭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然無所非也其敝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郵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

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於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疎之以其無益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疏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甬之於我弗傷

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甯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甯貧賤者人君不可不甯萬民不甯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尹文子卷下

右尹文子二卷從道藏顛字四號錄出漢志一篇隋志及意林二卷唐志一卷意林以為劉歆注而不載注文羣書治要載篇名曰大道曰聖人因上篇首有大道無形句下篇首有聖人錯而不言句故以名篇今本題大道上大道下非隋唐之舊而漢志一篇元無篇名其篇名蓋仲長氏所題也意林雉兔在野下有兩智不能相使二段治要承之於言之先下有世俗之人一段臣下之所宜懼下有田子曰二段意林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下有尹文子見宣王一段道藏本皆佚脫因據二書原次補入尚多缺誤然視今世通行繇眇閣本十二子本子彙本固遠勝之嘉慶壬戌歲十月烏程嚴可均跋